

良辰

颜歌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良辰

颜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辰/颜歌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9

ISBN 7-5354-3115-1

I.良…

II.颜…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847 号

整体策划:21° 书坊

装帧设计:早 锦绣视觉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13.375 插页:8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千般愛，只向一人。

引言/001

情人顾良城/005

去年在马德里安/021

弥赛亚/038

蜂王/052

在人间/068

比太阳更早升起的/102

罗宾与玛蒂尔德/118

太玄/135

剧作家之死/158

桃乐镇的春天/183

年年月月 (后记) /204

Content

引 言

一直以来，关于书写一部地道的小说的想法从未停止。但问题是，什么才是地道的小说。这样的小说应该是从未受到外界污染的、从头到尾，都是自己的说词。没有形容词、没有副词、没有主语、没有谓语、没有宾语。那么，便什么也不会留下。

每一个故事的结束都预示着这只是一部戏。但一部从不结束的故事甚至不会是一个故事。于是每一次，我打开电脑，一部地道的小说总是从我身边一闪而过。

或许一部地道的小说只能存在于脑中，不可言说。一说，就坏，一说，就带上了形容词和副词。

我憎恨所有说故事的人，从说书人，到小说家。我发誓，他们从不知道那些故事对于故事里的人，到底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从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下了什么。

一切只是发生在审美的高度，比如若是主角配角死到一个不留便失去了作为肥皂剧的最后根据，等等若干。一切的相遇，离别，都如此带着形而上的意味。

而我不得不遗憾地被告知，这依然是一个形而上的，如同嚼蜡的老套故事。我对此深感歉意并且无能为力。

在这些故事中，顾良城是永恒的主角。面容俊朗，肤色发青的少年。在城北，在菜花田，在一切形势暧昧之地从事着游离有力的事业。他是号丧者，花圈制造者，养蜂人，汽车修理工，落魄的兽医，劳改学校的物理老师……他又永远都是他自己，高你半个头，低头对你微笑，摸你的脸颊，亲吻你干燥而微启的嘴唇。他是每一个女人最宠爱的男人，每一个政治家最憎恨的浪子。而他也是不存在的。毫无疑问，他从未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他只是那个每个姑娘从心脏到子宫，最为眷恋又最为疏离的，梦中情人。

在这些故事中，你将看到肮脏混乱的红砖公寓，沉睡着巨龙和凤凰的都市，只能居住陌生血亲的小镇，被彻底废弃的砖厂和山间小镇……但他们都是同一个地方，粗俗，虚空，混乱，毫无逻辑，陌生且充满防备，但温暖。它们都是你的故乡，也将是你离开故乡将要前往的地方。

而顾良城和女主角的相爱是我将一再告诉你的内容。两个人面容发青，无所事事，毫不费力且不三不四地相爱了。他们是情人，分开或者在一起。相遇，猜疑，一言不发，喋喋不休，亲吻，性爱，伤害然后假装未曾被伤害。那是我的姑娘和我的顾良城。关于游离者，失落者，遍地忧伤者的一切。关于那些被遗忘的相爱者的一切。

关于不断失望，又像笨女孩一样始终坚强愚蠢地残存着最后希望的，一切。

九个故事

号丧者。

独角兽。

玛蒂尔德。 永安市。

常乐镇。

玛蒂尔德。 锦绣路。

顾良城。 顾良城。

独角兽。 永安市。

永安市。

玛蒂尔德。 锦绣路。

永安市。 号丧者。

顾良城。 顾良城。

独角兽。 常乐镇。 顾良城。

号丧者。

锦绣路。

我要写首节日的诗

我这样想，再把领结松一松

从破窗户把新鲜松枝伸出去

在新鲜的雪上写字，写小孩子的

歪歪扭扭的蚯蚓体

我要写首节日的诗

请允许我咳嗽一下，再清一清嗓子

.....

.....

而我为你讲的故事将黯然失色

童话里公主仓皇而逃

银线的袖子挽起来，裙子绊倒了高跟鞋

他们说穿高跟鞋就苗条

所以她们都不扔掉，都假装苍白细长

随时会晕倒，都等待王子和青苹果

都有装毒药的高脚杯

我们迷了路还站在大芭蕉下面嬉笑

探寻珍宝，做幸福的傻瓜

.....

.....

by starg



一. 葬礼，一个葬礼，和将要进行的无数个葬礼

我第一次见到顾良城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在一个用公墓广告布拼凑起来的棚子里，各色宾客大声谈笑，他坐在我对面，略带尴尬地喝着一口茶，一只手毫无意识地摆弄着另一只手臂上的黑纱。与此同时，来自数万里以外的北风呼啸南下，把棚子吹得呼啦作响。

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意象，我依然可以和他相见，或许是在许多年以后，我自己的葬礼上，强烈的北风呼啸而过，公墓印刷精美的广告发出后工业时代的巨大噪音。无数花圈簇拥在他的身旁，使他看起来更加美丽迷人。与此同时，无数的葬礼正在世界上无数个隐秘的角落举行。无数的顾良城端坐其中，像一个古代女人那样迎来送往。喝一口茶，抬头对我说，今天什么时候吃晚饭啊。

而答案将是千奇百怪的。因为时差无处不在。而我，我在成都，东经一百零四度，北纬三十一度的土地上，我对他说，可能晚上七点吧。

街上呼吸到第一口清新的空气。我们走进一家看起来濒临倒闭的面馆。用老板娘送上的装在缺口玻璃杯里的白开水洗了筷子，吃上了那一天第一口香喷喷的牛肉面。

他突然说，哎，你看我们在一起怎么样。

二. 意淫，胡萝卜，限量发售

其实就算我不说，人人也都知道，以上种种不过是一种意淫。顾良城根本是不存在的。我写了无数个关于他的故事，做花圈的匠人顾良城，旅行者顾良城，专业号丧者顾良城，小混混顾良城。他是我的一切，我的柏林，我的太阳，我的五月。

可是，并没有这个人。这一点，人人都心照不宣。还好没有人嘲笑我，因为他们以为我在写小说。但这并不是小说，因为我爱他。我爱这个男人，即使他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次描写都是一次对他隐秘的意淫。我想要掐住他的脖子狠狠地亲吻他。如此而已。

对此，卡尔维诺在《不存在的骑士》中说道，当女人对现实中的男人失去兴趣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投注到并不存在的男人身上。

对我，顾良城就是那个不存在的骑士阿季卢尔福，总是愚蠢地把自己的铠甲擦得闪闪发亮。并且是将注定消失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永远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最忠实的男人，因为他从未出现。

夏天快要来临，所有的女孩都变得郁郁寡欢，并且变得只吃胡萝卜了。我常常在人影憧憧的食堂里看见那些忧郁惆怅的姑娘，她们每人面前放着一盘萝卜，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常常让我担心她们会终于变成一些身材苗条的兔子。

与此同时，我似乎患上厌食症，胃口糟糕，看见食物便不能克制



呕吐的冲动。那些姑娘羡慕我，我也羡慕她们。我多想大吃大喝一顿，把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统统抛到脑后，吃萝卜也好。

当我在古代汉语课上闭目养神的时候，我在饥饿中想到顾良城，想到一切会让我深感温暖的事物。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我饿得像一只被恶作剧的婴儿缝上了嘴巴的冬月里的耗子，发出绝望而刺耳的尖叫。

有时候我饿得头晕眼花，然后我会看见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他向我走过来，拍我的头然后微笑，他说，你会找到我的，即使我是限量发售的。

三、号丧者，卖淫者，无所事事者

顾良城是城北一带最好的号丧者。我搬去和他一起住了以后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住在一栋古老的，用颜色发霉的红色砖头砌成的公寓里，所有的墙壁都有意义不明的斑纹，所有的栏杆都已经锈迹斑斑。住在我们楼上的女人总是在窗台上挂着一条肥大的白色内裤，这条内裤总是滴滴答答，永不停息且忠实地把来历不明的水滴落在我凑巧探出窗台的头上。

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一次次把头探出窗台去张望顾良城的身影。他的那些从各种葬礼上归来，疲惫不堪的身影。每次他走到楼上，就会抬头向上看，若看见我，他便笑，告诉我说，这次是一个局长死了。

我没有去听过他哭，但听过的人告诉我，那是声嘶力竭的哭泣，充满了深刻悲痛的情感，听者无不落泪。

这么告诉我的人，是住在我们楼上的那个拥有无数条肥大白色内裤的女人。她喜欢在半夜时候发出让人心碎的呻吟，丝丝入扣，情景

交融。我把头靠在顾良城的肩膀上，带着一丝烦躁问他说，她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长跑冠军吗。他就笑了。他笑了然后用手蒙上我的眼睛，他说，天晚了，快睡吧。

无论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的叫声都让我万分懊恼。与此同时，我和顾良城保持着一种奇妙的，纯柏拉图，纯形而上的关系。与其说是情人，不如说我们更像两只相依为命的老狗。

或者说，我是善良的号丧者顾良城从城北捡回来的一条落难的狗。我住在红砖头公寓里面慢慢相信了这一点。我每天百无聊赖地坐在窗户边上，很久都没有洗过的窗帘发出陈旧的气息——我把半张脸隐蔽在这片破布后面向楼下看去。乱七八糟的城北和乱七八糟来路不明的人们总是匆匆忙忙。一只秃了毛的老公鸡撅着屁股在草坪上试图发出最后的鸣叫。我口渴，我还很饿，我被窗台上的灰尘呛得半死。可是我总是那样固执地坐着，保持着同样的姿态，最终顾良城满心疲惫地从葬礼上归来，他的头发里总是隐藏着可疑的纸屑。他看见我，抬起头来笑，说，猜猜今天死了多少人。

同时，红砖公寓里的其他住户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谜题。我楼下的那个烫着蓬乱鬈发的女人，我楼上那个有无数大白内裤的神秘女子，我隔壁的某个喜欢在午夜三点开始大哭的年轻男人——他的脸必然因为睡眠不良长满了青春痘。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我惟一能确定的就是我将是这里惟一的真正的无所事事者，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白天来临的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斑斑铁窗外的各种衣物让我猜测不已。我总是问顾良城，你认识他们吗，你认识吗。他们长什么样子，都在干什么，从哪里来，为什么住在这里。

他总是笑着说，我不知道。

四月的一天，我终于在楼道里遇见了那个住在我们楼上的女人。我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她手里拿了一打全新的纯棉白内裤。她有一张过于宽阔的脸，屁股丰满得像是要随时冲出她的裤子。没有化



妆，头发很乱。我对她笑，我说我住在你楼下，和顾良城住在一起。顾良城，她沉思了一会，然后散发出神秘的微笑，她说你去听过他号丧吗，摧枯拉朽，听过的女人都会爱上他。她这样说好像她爱上了他，所以我问她，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她说。沉默了一会她又说，以前有，后来跑了。在我想要离开之前她再次说，他跑了因为我是一个妓女。

四. 暴露狂，含蓄的暴露狂

我想人人都会明白，我讨厌那个妓女——即使她总是发出逼真的呻吟来表示她是一个敬业的妓女——所以我敢对每一个人发誓，她会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我讨厌这样的人是因为我讨厌暴露狂，对初次见面的人讲起自己的一切，对别人讲起自己的一切，隐私暴露狂。

而讨厌某一种事物意味着两件事。一是你真的讨厌这东西。二是你想成为这样的事物而不得。

综上，我说，我讨厌暴露狂，那么只能推断出两种结果。一是我讨厌暴露狂。二是我想成为一个暴露狂。

或者不单单是我，每一个试图去叙述一个故事的人都是一个隐私暴露狂，至少是一个含蓄的暴露狂。就如同此刻，我坐在这里，试图讲述一个叫做顾良城的男人的故事，而我早已经表示过，他是不存在的。那么谁是他。谁是这个男人。

他就是我。

他就是我。我以为人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就像人人都明白我爱他，他也爱我。且人人都明白这会是一个悲剧，而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悲剧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肥皂剧，它之所以不会是一个肥皂剧是因为我努力地编造出一种满不在乎吊儿郎当的口气来叙述整个故事。

我永远不想这篇稿子落到某一个弗洛伊德的手里，因为那样他就会明白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那样我就会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隐私暴露狂，而不是一个含蓄的。

那样我就会无处可逃。我将失去最后的意淫场所，我将抑郁身亡。

所以，在这篇站在审美高度上完成的毫无意义的小说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我不断推翻自己所说的话语。上帝将知道，我这样做无非是不想让那些血淋淋的心理分析家们知道我在想什么，让他们无法从一团乱麻中发现早已改头换面的真相，然后，我将作为一个永恒的，含蓄的隐私暴露狂洋洋得意地生活下去。

于是在下面的故事中，所有的人都将发现，顾良城成为了一个一事无成的中学物理教师，我们依然在那栋红砖公寓里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头顶上依然住着那个妓女，而，她之所以还在那里，是因为我要她和我情人顾良城进行一场感天动地的偷情——站在一种形而上的，审美的高度上。

五. 粉笔，公用电话，彻夜不归

顾良城在城北一所乱七八糟的高中工作，教物理。对此他从不多说什么，除了他每天必然带回来的满身粉笔灰。住在我们楼上的妓女告诉我他是教物理的，我就相信了。

于是每天睡觉之前我总是喜欢翻来覆去地看他的手，很大，骨节分明。他问我，你在看什么。可我什么也不想告诉他。我无法想象，我的情人顾良城，每天早上他离我而去，然后出没在本城最为臭名昭著的高中，和一群没心没肺的小孩厮守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让一个电灯先亮，另一个电灯后亮，或者计算一颗我们终生也无法见到的星

Copyright

星的重量。

在我的高中时代，我的物理糟糕到让我的每一位物理老师恼羞成怒，其中一位终于狠狠地抽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我忘记了他的样子，只记得他的手，后来，因为我想要找到他，就不停地翻动我所知道的每一个高中物理老师的手，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就是他。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高中同学的电话，他说我们高中的一位物理老师死了。他让我去参加这德高望重的老师的葬礼，我就去了，人群络绎不绝。我在一个角落破旧的棚子里遇见了顾良城。当时，我坐在那里无数次偷窥他的手，直到我终于确定他就是他。而他是他的儿子。最终我们一拍即合，住到了一起。

因此，我喜欢在顾良城上班的时候偷偷给他打手机。为了不让他发现是我打的，我总是溜出去，找不同的公用电话，按那个熟悉的号码，电话通了，他接起来，他说，喂。

我喜欢听他说这个字，他的声音低沉性感让我想要疯狂地亲吻他。他说，喂。我就飞快地挂掉电话。

整个四月我沉迷于这个游戏，几乎打遍了城北所有的公用电话。与此同时，他长期习惯性地彻夜不归。

在没有他的夜晚里，我从骨髓里思念他然后沉默地哭泣。听着楼上大屁股的妓女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呻吟，哭得更加厉害。但我不想问他去了哪里，有时候他会回来，他回来就会笑，他说，下个星期天我们去动物园好不好。我边吃饭边点头，我说，好。

在他归来的日子里，我在他的身旁整夜失眠，看着他沉睡的脸。我总是想把他唤醒，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告诉他，虽然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但我想要告诉他关于我的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只好打电话给他，在城北，在无数的公用电话亭，我被每一个路人见到过，拨着那个熟悉的号码，他说，喂。我

就再次挂掉。

我怀疑他知道那是我，因为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恶作剧。总是会拿起电话，说，喂。从不疲倦。但是他明白我吗，我的情人顾良城，我仇人的儿子顾良城，物理老师顾良城，高我半个头的男人顾良城，常常彻夜不归的顾良城，总是会接我电话的顾良城。他明白我吗，他明白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告诉他吗，他明白我爱他吗。

在那些没有他的日子里，在大屁股妓女的呻吟里，我悲哀地发现，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因为我知道那个男人就是他，在我的头顶上，和妓女翻云覆雨的男人，就是他。他就是她最为宠爱的一个嫖客，就是城北每一个妓女最宠爱的嫖客，他是她们的情人，但是不是我的。

就像我习惯挂掉那些电话，他也习惯在一个又一个女人的床上颠沛流离，而永远都不会碰我。我们将一直保持这样形而上的关系，直到我成为另一个妓女的那天为止。

六. 纯情，可能性，淹没的可能性

我心如死灰地明白我又一次地失败了。我想写个纯情的故事，可是却莫名其妙地弄成了这个样子。事情总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朝着一些庸俗的方向发展，就如同最开始的时候我想模仿村上春树，可是后来终于把持不住露出了丑陋的大灰狼尾巴那样狼狈不堪却又无比自然。而纯情，纯情就像一个便秘中的心情烦躁的家伙想要大便的冲动那样突然地来又更加突然地离开。

我惟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故事里永远只会会有一个妓女，就是那个伟大的大屁股妓女，而女主角不会成为妓女，因为她的男人会在那之前死掉，死在某一个妓女的床上。而不在她的床上。